



〔日〕金两基 著

金文学 审校
田园 康庆玮 译

面具下的日本人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面具下的日本人

〔目〕 金两基 著

金文学 审校
田园 康庆玮 译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面具下的日本人/[日]金两基著,金文学审校,田园、康庆玮译. —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2011.4
(文化三国丛书)
ISBN 978-7-209-05600-7

I. ①面… II. ①金… ②金… ③田… ④康… III. ①文化—研究—日本 IV. ①G131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5272 号

责任编辑:张 丽
装帧设计:宋晓明

面具下的日本人

[日]金两基 著
金文学 审校
田 园 康庆玮 译

山东出版集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:250001

网 址: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:(0531)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

规 格 16 开(169mm×230mm)

印 张 12.5

字 数 17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5600-7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电话:(0539)2925659

目 录

第一章 日本人与“和” /1

“和”与个性的对立 /3

适当和适宜 /3

“和”的力学 /5

韩国人与“和” /8

日本式的会议的特质 /11

韩国人的纵向型崇拜 /12

日本人的两张脸 /13

繁荣的秘诀 /16

慎言与朱子学 /17

集团中的“和” /20

共同体的象征 /22

有用的人 /24

狭窄的日本 /26



- 万世一系 /28
- 国家和故乡 /30
- 棒球选手和“清水一家” /31

第二章 日本式的交际 /35

调和的思考 /37

- 正负零 /39
- 二者肯定型思维方式 /41
- 真心话和场面话 /43
- 确实如此 /44
- 对眼睛的信仰 /47

腹艺空间 /51

- 强颜欢笑 /52
- “事物”和“事情” /53
- 虚实之间 /56
- 无的思想 /59
- 自己不能作决定的日本人 /61
- 内心的胜负 /62
- 真心话在肚子里 /65
- 腹艺的二重构造 /66

第三章 圣之道 /71

神授能力与萨满 /73

- 茶室空间的联想 /75

“型”的文化 /76

白道 /78

白色服装的意义 /80

天之御柱 /82

一棵树 /84

柱子和生殖信仰 /87

檀君神话 /89

神圣的数字“三” /90

王和天皇 /95

皇位继承的规矩 /96

一神论下的多神论 /98

天皇和神 /100

天皇制的奥秘 /101

第四章 压缩型文化 /105

剑 /107

从大到小 /109

剑的政治 /111

“绝对的刃” /112

白色的秘传书 /114

泯心泯境 /116

无的境地 /118

能舞台 /120

松和青竹 /122

能舞台大宇宙 /124



枯山水 /127

白洲的庭园 /128

石头的生命 /130

人工的自然 /131

悟性空间 /133

自然之理 /135

茶室 /137

世外桃源的入口 /139

从俗世中解放出来 /141

外婆家 /142

韩国的茶文化 /144

一朵花 /145

第五章 残忍性和美的意识 /149

花 /151

美山的摇篮曲 /153

插花 /155

牵牛花茶会 /156

否定花的花 /158

剖腹 /160

鲤鱼生鱼片 /161

身体清白的证据 /162

对神赐生命的反叛 /165

死的价值理论 /167

歌舞伎 /169

残酷时代 /171

极端的残忍性 /172

第六章 戴面具的日本人 /177

面具的思考 /179

武藏和太助 /180

对称的造型感 /182

笑脸的谜底 /184

日本人的脸 /185

原版后记 /189

第一章

日本人与“和”



“和”与个性的对立

什么事情都要适宜。

这是日本人惯常说的话。日本人喜欢使用这句话，并且把这句话运用到实践当中，取得了出色的效果。日本人做事擅长把握火候，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，不多不少，不咸不淡，既不超过，也没有不足，有着极为出色的平衡感。每个日本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能力，不仅是在衣食住行等方面，在思想、艺术、政治、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也都表现得很明显。

在像假面具这样难以把握、模棱两可的抽象表现中，日本人感受到了美。这种左右逢源的中间表现，是由日本人适宜的平衡感所创造出的极为出色的艺术作品。这种艺术作品的美，只有日本人才能表现出来，只有日本人才能创造出来。借事物自身过于多样化之名，日本人对任何事情都轻易不表态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一律用笑来应付，什么都是肯定回答，什么都是“yes”。

适当和适宜

韩国和日本的文化最为接近，有很多共同点，但是韩国人极不擅长这种假面具式的表现艺术。就以颜色为例，既不是红色，也不是白色，但是却能让人感觉到既有红色、又有白色的这种非逻辑的、抽象的中间美，韩国人是怎么也体会不到的。虽然不如西方人，但比起日本人来，韩国人对于具体事物的区分，还是极为清楚的。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，他们好像不太擅长适宜地把握事情。



对韩国人来说，适宜地把握就是适当地把握。适宜中含有圆满圆滑、没有棱角、不过分突出自我的意味。而韩国人使用的“适当”，推测不出有这种含义。韩国人所使用的“适当”，是站在自己，而不是对方或者第三者的立场上，是全都以自己为主体的适当。日本人所使用的“适宜”，是希望在各方面进行相应程度的把握，这种意思在其深层发挥着作用。它是站在至少两人以上的其他人的立场上、站在大家的立场上思考并行动的，也就是说，是集团型的思考。而韩国人使用的“适当”这个词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，都属于个人型思考。如果以集团为单位来思考、行动的话，就必然会产生对他人的体谅和关心，而体谅和关心，可以补偿没有表达出来的意思，防摩擦于未然。日本人的体谅和关心就可以起到这种作用。尽管自己的意见没被采纳，但如果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得到了别人的理解，那么，人们就能够抑制甚至扼杀自己的感情。别人明白自己的内心，别人理解自己，这样大家才都能够顺利地参加集团行动。

日本人的集团行动，有时只是以同情、体谅、关怀作为标准，什么也不用说，一个集团自然就会起步运转，这是因为以心传心，互相站在对方的、双方的立场上来思考和行动。偶尔也会有人因为没有能够理解对方的意思，自作聪明，做了蠢事，但对于出自善意的错误，大家都能够体谅，而且这种体谅不会让出错的人难堪。虽然缺乏个性，但这确实是日本式的。

妻子经常责怪我不体谅别人。那是日语中的说法，韩语中并没有和“体谅”相对应的词。使用“缺乏感情”或者“同情”之类的词，看起来好像挺适合，但是并不合适，因为韩国人也有体谅他人之心，缺乏体谅他人之心的人，韩国人也不喜欢。但是韩国人的体谅好像是以自身为主体的，而并非站在对方立场上的体谅。

另外，韩国人所使用的“适当”这个词含有麻烦、厌烦的意思。从个人角度来看，事不关己，自然就会高高挂起，袖手旁观。当然这要看牵涉到的他人或集团和自己血缘、地缘关系的远近：关系越近，越不会袖手旁观；相

反，关系越远，越会袖手旁观。当然，日本也是这样，但不如韩国极端。

韩国人这种“适当”的处世方法被人讽刺为适当主义。对适当主义者来说，是不擅长集团行动与“和”的，因为缺乏对大家的体谅。对大家的体谅实际上是对自己各方面的“适宜”地抑制。这种适宜地抑制反映了日本人非常良好的平衡感，但是含有难以国际化的要素，有着离开日本本土和日本人就难以存活的弱点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它具有封闭性。

“和”的力学

日本人对于“和”确实是非常看重，而且通过“和”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现今震撼世界经济界的也是这种“和”的力量。日本的执政党现在宣扬和推崇“和的政治”，呼吁用“和的政治”去代替“集团指导”这个词，或许这可以看做是没有个性的领导吧。日本的执政党要依赖众多复杂的派别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这倒不怎么扰乱“和”。在外界看来，“和”马上就会被弄乱并进而在空中解体破碎，但是，看似要弄乱了的“和”实际上是怎么也不会被弄乱的。想要扰乱“和”的并非个人，而一般是以派系为名的小团伙。但是派系的小团伙也是很重视“和”的，像这样无数的小的“和”集合起来，就构成了大的“和”，也就是“大和”，写成“大和”，读作“ヤマト”（日语发音为雅马涛），是“日本”的异形同义词。

最近，日本的集团思考和行动被比作一个公司组织——日本株式会社（日本股份有限公司）。它由“和”构成，从这一构成特性上来看，“大和株式会社”比“日本株式会社”的说法更为贴切，因此我就暂且称其为“大和株式会社”。

大和株式会社的构成分子是单个的人，这一点和西方没有什么不同。但是，个人的存在空间与西方相比是小得可怜的。在大和株式会社里，每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。无个性的、不显眼的个体集合起来共同发挥一种力量，这是一种日本式的组合。一般情况下，个性丰富的集合比无个性的集



日本著名的姬路城，已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

合能发挥出更大的力量，至少理论上是可以这么认为的。然而动摇这种欧美思维逻辑的，正是大和株式会社中“和”的力量。日本人并非想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可结果，却产生了这种效果。据说，欧美已经开始流行学习日本提高生产率的方法。直到数年前，出现了以前连想都想不到的现象。我所看到的是，欧美人还没意识到“和”的力量，即便是意识到了，他们也不会活用，况且原样引进是很难的，因为“和”的思想、行为方式等等，并非一朝一夕可以产生。

“和”的思想、行为方式的构建，我认为是在德川幕府时代^[1]。好像是经过300年德川幕府的幕藩体制培育而成的。至少“和”这一思想、行为方式

[1] 幕府原意指“征夷大将军”的营帐，后转称将军的政府。丰臣秀吉死后，德川家康取而代之，1603年在江户（今东京）建立幕府，即“江户幕府”，也称“德川幕府”，从这时起到1867年长达260多年的幕府统治时代，就是德川幕府时代即江户时代。

的构建完成和扎根，可以说是在江户时代。在那种政治性的、行政性的结构中，必然地不得不依赖“和”的力量。不管大事小事，都绝对集中在一个人的掌控之中。首领具有绝对集中的权力。这种教父式的思维方式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特征。这种在今天支撑家长制的日本文化形态，我们是能够充分理解的。探究一下日本的花道、茶道、舞蹈等即可知道，它们的各个流派都有着各自的特征，但也有着共同的地方，那就是彬彬有礼。相同的流派——组织中，仅仅是声音、神色、面孔、体态不一样，语言、姿势、动作看起来却相同。他们排成一排，欢迎的表情都是一样的，看起来好像是排列的木偶。对于我们这些完全融入日本生活的外国人来说，这并没有多么令人迷惑不解。而对于普通韩国人来说，如果与对方不是特别熟悉的话，他们和欧美人一样也不能分辨这些看似一样的日本面孔。在这些面孔中，丝毫也找不到西方式的个性，这在日本的宗教团体中是共有的常见的情形。在那些日本式的组织中，扰乱组织中的“和”，是最让人厌恶的行为。

不仅是对组织的领导，日本人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也不会发表有个性的、扰乱“和”的言论。虽然并没有刻意强调不可以那样做，但大家的言行都是非常谨慎的。这被称为是美德，存在于不同的逻辑空间中。

日本人虽对上司软弱，但对平级和下属态度却极为强硬。如果打着个性的幌子，对上司说或做出有个性的言行的话，会被认为是缺乏礼貌、扰乱了“和”而立即受到责难。因此被上面压制的个性与自我不得不另寻发泄口，于是就指向了平级的同事，或是指向下属。这一点和韩国人比较相似，共有同一个模式。但是好像因为个性不同，而产生了抑制力的差别。

现在是张扬个性的时代，日本媒体也一直在大肆呼吁“个性”，但另一方面，也在讴歌“和”的胜利，这或许是日本人讲求平衡感所带来的结果吧。同时，个性又作为扰乱“和”的根源而为人所厌恶。在日本，人们虽然也在各种各样的集会中抛头露面，但是我能感觉到，他们对带有个性的言行还是极为谨慎的。



最近有报纸等媒体报道，日本的大公司不想录用从美国大学毕业的日本人，据说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个性太强，公司担心他们会扰乱“和”。如果太过个性化，自己的主张就多了，就会干扰“和”。我认识的某些毕业于美国的大学、供职日本公司的年轻人就跟我说过，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而在公司里变得沉默寡言了，并且说在日本是没有展示自己个性的舞台的，要想独立，只有去美国的公司。

大公司也承认，丰富的个性会带来丰富的理念，但是同时又讨厌这样会扰乱“和”，因而不想录用这样的人。大公司为了赢得国际性的经济战争，希望有丰富的个性，只是“和”具有绝不次于它的重要性，所以也极受重视。因此，有很多公司在录用员工后，会派员工去美国的研究机构、研究生院公费留学，这种现象并不少见。在大和株式会社中，人们接受的是“和”优于“个性”的价值观。那么，“和”到底为日本所独有，还是具有世界性呢？或者说“和”能变为世界性的吗？如果要下结论，我认为“和”是日本人所独有的东西。林肯总统在演说中把日语的“和”翻译成英语的“harmony”（和谐），赞美那种“心”，但其实他并没有正确理解“和”。最重要的是，英语中没有与“和”相对应的词，日语中的“和”，正确的解释并非英语中的“harmony”。

韩国人与“和”

最近，我在美国主持研究一个课题，和国际上各种肤色的成员一起工作，其中有中国、韩国、波多黎各、墨西哥等国家的后裔，有黑人，有白人，但没有日裔。在工作过程中，我决定抑制自己的个性，因为他们各自的个性都太强了。作为领导成员的我只要不在，工作效率就会下降。还有一个领导成员是韩裔，我和他商量，希望我们大家能产生日本式的“和”的力量，他们把这理解为团队协作。在团队协作中，我亲身感受到了强烈的个性所带来的影响。这个项目给了我珍贵的体验，但是项目最终半途而废，没有

成功。项目夭折的那天，我跟团队中的其他同事说，由于我抹杀了自己的个性，才走到今天这一步。能够真正明白我这句话意思的，只有那个韩裔美国人。其他人都没有正确地（日本式地）理解“抹杀自己的个性”这句话的意思，在日本人看来，只有抹杀自己的个性，才能挽救工作和事业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韩国人对“和”的观念也是很淡薄的，他们身上也存在着难以集体化的特质。

我并非想要有意识有计划地抹杀自己的个性，但总是不由自主地向那个方向靠拢。我自己并没有察觉到，但我的身体好像是吸收了日本式的东西。日本人说我有个性，和日本人在某些地方有些不同；同族的韩国人却说我的思想行为是日本式的，和日本人没什么不同。说起来，跟日本人相比，韩国人好像更有个性，更确切地说在抑制自我这方面，韩国人比不上日本人。或许可以反过来说，韩国人更崇尚自然吧。

欧美的东方学者指出，韩国人比日本人有个性，更为个人主义。出生于英国的澳大利亚人G·克拉克先生^[1]在《独特的日本人》一书中提到，韩国人在很多方面跟日本人不同，具有欧美风格，而且他进一步提出，韩国人“虽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，但其心理在根本上还是很接近欧美的，韩国人个性强，能够充分理解欧美人的幽默”。英国人彼得·米沃德先生^[2]在《英国人与日本人》一书中谈到他在韩国首尔的体验时说：“与日本人相比，我们不得不认为，韩国人是非常个人主义的。”

的确，韩国人比日本人更喜好逻辑，黑白分明，虽然达不到欧美人的程度，但是跟日本人比起来，他们是能够表达出每个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的。这是因为受到了李氏朝鲜（李朝）的儒教争论——东西党派争论不小的影

[1] 即格里高利·克拉克，澳大利亚学者，早年曾就读牛津大学，在日本多所大学任教，对日本很有研究。

[2] 彼得·米沃德（Peter Milward），东京上智大学的名誉教授，主要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。